

民谚说:霜降砍白菜。从霜降之后,一直到立冬,北京大街小巷,都在卖白菜,过去叫做冬储大白菜,几乎全家出动,人们拉着平板,推着小车、自行车,甚至借来三轮平板车,一车车买回家,成为北京旧日冬天的一幅壮丽的画面。如果赶上下雪天,白雪映衬下绿绿的大白菜,更是颜色鲜艳的画面。

那时候,大白菜的价格,国家有补贴,一斤不过几分钱。谁家不会几十斤上百斤的买回家呢?买回家的大白菜,堆在自家屋檐下,用棉被盖着,要吃一冬,一直到青黄不接的立春。可以说,这是老北京人的看家菜。过去人们常说:萝卜白菜保平安。

大白菜,不是小白菜,不是奶油白菜,而是个头硕大抱心紧实的白菜,一棵有十来斤重。在以往蔬菜稀缺的冬天,大白菜贫富皆宜,谁家也少不了。齐白石不止一次画过大白菜,却从来没画过小白菜,更别说奶油白菜了。

清时有竹枝词说:“几片清霜降,寒畦摘晚菘;一绳檐下挂,暖日晒晴冬。”这里说的晚菘,指的就是大白菜。菘,是一个很古老的词,将大白菜说成菘,是文人对它的美化和拔高。菘字从松字,谓之区区大白菜却有着松的高洁品格,严寒的隆冬季节里,一样地绿意常在。

冬天吃白菜,在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新近读到我的中学同窗王仁兴在三联新出版的《国菜精华》一书,他所研究收集的从商代到清代的菜谱中,白菜最早出现在南北朝的南朝。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收录有白菜的吃法,叫做“菘根菹法”。这说明吃白菜,可以上溯至公元六世纪,也就是说,白菜有着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齐民要术》记载的白菜的吃法,是一种腌制法:菘根,就是白菜帮,将白菜帮“洗净通体,细切长缕,束为把,大如十张纸卷。暂经沸汤即出,多与盐……与橘皮和,料理满奠。”

清以来,文人对大白菜青睐有加,为它书写诗文的人很多。从清初诗人施愚山开始,极尽赞美乃至不舍之情:“滑翻老米持作羹,雪汁银浆舌底生,江东腌渍浑闲事,张翰休舍归去情”。就连皇上也曾经为它

## 大白菜赋

□肖复兴



写诗,清宣宗有《晚菘诗》:“采摘逢秋末,充盘本窖藏。根曾润雨露,叶久任冰霜。举箸甘齿齿,加餐液润肠。谁与知此味,清趣偃周郎。”一直到近人邓云乡先生也有咏叹大白菜的诗留下:“京华嚼得菜根香,秋去晚菘韵味长。玉米蒸糗堪果腹,麻油调尔作羹汤。”

细比较他们的诗,会很有意思。施诗人写得文气十足,非要把一个不施粉黛的村姑描眉打鬓一番成俏佳人;而皇上写得却那样的朴素无华接地气;邓先生则把大白菜和窝窝头(蒸糗即窝头)连在一起,写出它的菜根味和家常味。

如今,大棚蔬菜和南方蔬菜多种多样,四季皆有,早乱了时序与节气。有意思的是,如此风云变化下,酸菜常见,而且是人们爱吃的一道菜品,由此诞生的酸菜白肉、酸菜粉丝、酸菜饺子,为人所称道。在大白菜演进的过程中,酸菜算是一种新创造吧。

大白菜,也不仅是一般寻常百姓家最爱。看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夫人爱新觉罗·浩写的《食在宫廷》一书,皇宫里对大白菜一样青睐有加。在这本书中,记录清末几十种宫廷菜中,大白菜就有五种:肥鸡火熏白菜、栗子白菜、糖醋辣白菜、白菜汤、暴腌白菜。后四种,已经成为家常菜。前一种肥鸡火熏白菜,如今很少见。据说,是乾隆下江南时尝过此菜之后喜爱,便将苏州名厨张东官带回北京,专门做这道菜。看溥杰夫人所记录这道菜的做法,并不新奇,只是要将肥鸡先熏好,然后和大白菜同时放进高汤里,用中火煨至汤尽。其中的奥妙,在读这本书其他大白菜的做法时发现,宫廷里都特别强调一定要将大白菜煮透。一个透字,看厨艺的功夫。透,不仅是断生,也不能是煮烂,方能既入味,又有嚼劲儿。

如今,全城声势浩荡的冬储大白菜,已经属于我们的记忆。不过,即便全民冬储大白菜的盛景消失,大白菜依然是新老北方人冬天里少不了的一种菜品。一些与时令节气相关的吃食,可以随时变迁而更改,却不会完全颠覆或丧失。这不仅关乎人们的味觉记忆,更关乎民俗的传统与传承。

## 大家V微语

### 老妪

□尤今

●卖鱼腥面的这个摊子,坐落于锦茂熟食中心,每天排队的人龙像是一条蜿蜒的蛇。

●这天,去得早,人龙很短,我也就凑兴了。站在我前面的,是一名老妪。疲惫憔悴的皱纹龟裂成网状,弓着的背是个猥琐的小土丘。她以福建话对摊主说道:“给我一碗鱼丸裸条。”摊主煮好后,她竟然说道:“你换细面给我吧!”摊主一声不吭,依言煮了一碗细面。老妪啜着嗓子问:“多少钱?”尽管告示牌上清清楚楚地标明价格,摊主还是耐心地答道:“三块钱。”老妪慢条斯理地从皱巴巴的小皮包里抽出一张两元的钞票,递给摊主;然后,小心翼翼地小皮包收好。摊主把那碗热腾腾的面条递给她,却没有追讨余款。

●老妪走后,我赞许地说:“你真是好脾气呀!”摊主淡淡地地道:“每个人都会老的。”

●短短一句话,却像一股涓涓暖流。迈入老年,老者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温情、理解、耐性、包容。

●每个人都会老的。希望大家都能够紧紧记住这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 那片白杨林

□王宝贵

秋霜悄然染黄了房前屋后的槐和榆,也染黄了村头与小河岸边的杨和柳。村南小河南岸堤坝上那一排杨树尤其惹眼,那叶色,在夕阳映照下,黄得透亮,而一排杨树参差和婷婷玉立的姿态也格外令人喜欢。

当乡亲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垆上白花花的花生角时,我的全部注意力早就集中到那一排黄澄澄的白杨树了。连续十几天来,我每天早饭后和晚饭后,都要用相机和手机交替对着这排白杨拍摄着,横幅竖幅,侧光逆光,广角特写,晴天,阴天,雾天,我一天不落,我痴痴如醉拍照,是为了我心中的那片白杨林!

那是怎样的一片白杨林?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刚上小学的我曾和乡亲们一道在烟台河岸参加过植树造林,我和伙伴们栽下一棵棵小杨树苗,于是,我们与小杨树一同长大,后来,烟台河沿岸渐渐出现了一条防护林。白杨林陪伴我走过童年与少年,留下我与伙伴们嬉戏劳作的身影,再后来,我离开家乡求学和工作,于是,林阴路留下我于城市与乡村来去往返的足印。

白杨林已融入我追忆往事的快慰和浓浓的乡情。它已是物化的精神世界。那年秋天,我回老家走到烟台河不远处,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喜万分:河对岸足有三里地长的那片白杨林,在夕阳映照下好似一条黄里透红的绸带,柔柔的,更是暖暖的,我陶醉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这才意识到没带照相机。我带着遗憾盼着第二年秋天。可第二年秋天我再回老家时,白杨林没有再呈现那

条柔柔的暖暖的绸带,以后的若干年,我都未见那条绸带,遗憾也就一直伴随我若干年。再后来,村里有人承包了白杨林。他先将林子平了茬,之后栽上新品种杨树,虽然也是林,只是成行成列的林子已无法再现原来那片白杨林的风采,我也失去了拍照的兴致,而遗憾也时常萦绕着我。

两三年过后,新栽的白杨树陆续枯死。死因或许两个,一是此树种水土不服,二是城市建筑挖沙使河床下降四五米,致使水位严重下降,干旱加速了林子的消亡。白杨林终于淡出人们的视野。于是,遗憾和哀伤时时撞击心头。

我曾先后四次请画家为我作画,有国画,也有油画,画,不可谓不见功力,然而都不是我心中的那片白杨林。我曾下决心学画,就是为了那片白杨林……几十年了,我不论身在何处,只要到了秋天,杨树总是我观景的首选。

端起相机又拍摄秋日里白杨始于去年,而触动我的正是其暖暖的色彩!那白杨虽然不是一片而只是一排,也不在烟台河岸,可它们却在我老家村南小河岸哪,于是就有了亲切感!

是我几十年对那片白杨林的思念让这排白杨有了感应,还是感动了上苍?今年这一排白杨色彩好于去年,而且持续时间长于去年,更令我惊奇的是,好像受到这一排白杨温度的感染,往年小河两岸的白杨面对秋光几乎不动声色,今年却也争先恐后地呈现出它们的暖意,这令我无比欣喜,令我无比感动,眼前仿佛出现了四十年前那片白杨林!

## 作家印象

### 一位文化学者的哲学漫步

□沈晓辉

武斌先生是一位历史文化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大都围绕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两个方面展开。他最近出版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以及关于中华文明在世界影响的著作,都是集中在“文明互鉴”这个话题,代表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和成果。但是不大为人所知的是,武斌先生是学哲学出身,他早期的学术活动也是在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领域。所以,在他的著作中,间或会流露出他的哲学性思考,使关于历史的陈述带有理论色彩。

武斌具有深厚的哲学情怀。多年来,他到过世界许多地方。旅途中,他也游山玩水,看日出日落,但更多的是去寻找,寻找那些人类文明史上的记忆和路标。所以,他到过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和作家们的故居、墓地以及其他遗迹和纪念性建筑,走近这些文化人的生活现场,在那里沉思,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所以,他的旅行,是哲学照耀的旅行,是文化和思想的旅行。

他把这些旅行记录随手写下来,这便是眼前的这本《从歌德书房向外望去》。书中的文字,看似随性,读起来却很空灵,有诗的气韵,更有一些深度的思考,这些思考都由那些文明的现场激发而来,因而更有质感和厚度。

武斌对古典文明情有独钟。他到希腊、罗马,去寻找西方文明的源头。书中,《探访苏格拉底监狱》和《寻找柏拉图学园》讲述了他在雅典的经历,读起来让人心动。他说,他站在苏格拉底监狱这个历史悲剧发生的现场,“这个悲剧曾引起无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讨论,也令所有爱好哲学的人们心存遗憾。在苏格拉底监狱前,我默默地思考着这个悲剧给予我们的启示:苏格拉底不仅仅是一个悲剧性的受难者,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忠诚的榜样。”他执着地寻找柏拉图学园的遗址,跑遍大半个雅典城,最后只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疑似”遗址。

武斌到过很多哲学故事的现场。在海德堡,他漫步在“哲学家小路”,在这条小路上,黑格尔曾经与朋友一起散步,讨论深奥的哲学问题。现代哲学家如雅斯贝

斯、哈贝马斯、马克思·韦伯等人,也都把他们思想的足迹留在这条著名的小路上。在巴黎,他多次走进“花神咖啡馆”,带着朝圣的心情,坐在萨特曾经的座位上,缅怀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

武斌在这些哲学故事的现场,不仅是缅怀,也不仅仅是朝圣,更多的是在与先哲们进行心灵对话,激发自己对于生命和哲学的思考。他从歌德的书房向外望去,便获得了和歌德一样看世界的眼光,那是一种世界文化的眼光。他在马克思故居里思考,便获得了马克思对待世界的态度,那是一种深厚的对于人类文明责任的态度。他说,在黑格尔故居里,在“非常纯粹的安静的气氛中,我独自楼上楼下地走过每一个展室,一遍又一遍地观摩黑格尔写作整齐的手稿,一本又一本地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字的译本,然后,回到底层那一间空旷的展厅,坐在黑格尔的塑像前,默默地思索着他那丰富而深奥的哲学思想。”他读过黑格尔的书,在黑格尔的书房里,对于老哲学家的教导,肯定会有新的理解和新的感悟。

在旅途中,武斌特别在意的是获得了一种现场感。“现场”就是与那些先哲面对面,通过先哲的眼光审视自己的心灵。哲学是理性的,但武斌总是强调从理性上升到感性,感性的东西才是生动的、活泼的、有生命力的。我们的生活、思考,还有我们的心灵,实际上都因感性而激活。人在旅途,本身就赋予了生命的力量;而在与先哲们面对面的交流中,更使人们的心灵被激活、被启发,因而更具有生命的力量。

武斌追随着先哲的遗踪,在那些文明的路标中行走,他对那些启发人类思考的伟大人物充满了温情的敬意。这也是对人类文明历史的敬意。这些敬意,流露在字里行间,都是发自内心的信仰。

然而,这又不像是一本旅行之书,它应该是一本放飞心灵的书,是一位旅行者的自言自语,独自吟唱。他的旅途是哲学的漫步,心灵的花絮带着哲学的味道,飘洒在旅途中,也为他的人生旅途增添了靓丽的色彩。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刘放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图  
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6935970566666